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中山先生傳記

蔡南橋選輯

主編者

王雲五 丁毅音 張寄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$$\frac{4920.5}{1200}$$

01

MG
K827.6
78

本讀充補文國學中

集一第

記傳生先山中

輯選橋南蔡

者編主

岫寄張 音穀丁 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3 1761 5043 5

79903

目次

中山先生自傳·····	一
我亦一講中山先生（吳敬恆）·····	二五
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（附中山先生年表）（吳敬恆）·····	二九

中山先生自傳

夫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者也。此古今之革命維新，與邦建國等事業是也。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，幸已達破壞之成功，而建設事業，雖未就緒，然希望日佳，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。故追述革命原起，以勵來者，且以自勉焉。夫自民國建元以來，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，不下千數百種，類多道聽途說之辭，鮮能知革命之事實，而於革命之原起，更無從追述，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。該章所述，本甚簡略，且於二十餘年之前，革命之成否，尙爲問題，而當時雖在英京，然亦事多忌諱，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，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，今於此特修正之以副事實也。茲篇所述，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，由立志之日起，至同盟成立之時，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，故事甚簡單，而於贊襄之要人，皆能一一錄之無遺。自同盟會成立以後，則事體日繁，附和日衆，而海外熱心華僑，內地忠烈志士，各重要人物，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，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，乃能全爲補錄也。

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，始決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之志，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爲入世之媒，十年如一日。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，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，其爲人豪俠尚義，廣交游，所結納皆江湖之士，同學中無有類之者。予一見則奇之，稍與相習，則與之談革命。士良一聞而悅服，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，如他日有事，彼可爲我羅致會黨，以聽指揮云。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，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，予以其學課較優，而地較自由，可以鼓吹革命，故投香港學校肄業。數年之間，每於學課餘暇，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，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，大放厥辭，無所忌諱。時聞而附和者，在香港祇陳少白、尤少紈、楊鶴齡三人，而上海歸客，則陸皓東而已。若其他之交游，聞吾言者，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。予與陳、尤、楊三人常住香港，昕夕往還，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，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，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，數年如一日。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，皆呼予等爲「四大寇」，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。及予卒業之後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，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。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。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。至甲午中東戰起，以爲時機可乘，乃赴檀島美洲，創立與中會，欲糾合海外華僑，以收臂助。

不圖風氣未開，人心錮塞，在檀鼓吹數月，應者寥寥，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，願傾家相助，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。時適清兵屢敗，高麗既失，旅威繼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，清廷之腐敗盡露，人心憤激。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，美洲之行，因而中止。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，以策進行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，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。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，有鄧蔭南、楊衢雲、黃詠商、陳少白等，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，則陸皓東、鄭士良，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。予則常往來廣州、香港之間，慘淡經營，已過半載，籌備甚週，聲勢頗衆，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。乃以運械不慎，致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桿，事機乃洩，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，此爲中國有史以來，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。同時被株連而死者，則有丘四、朱貴全二人，被捕者七十餘人，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，後竟病死獄中，其餘之人，或囚或釋。此乙未九月九日，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敗後三日，予尚在廣州城內，十餘日後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，隨與鄭士良、陳少白同渡日本。暫住橫濱，時予以返國無期，乃斷髮改裝，重遊檀島；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，布置一切，以謀捲土重來；少白則獨留日本，以考察東邦國情。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，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，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會根俊虎，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，即宮崎寅藏之兄也，此爲革命黨與日

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

予到檀島後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與中會，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，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，惟卒以風氣未開，進行遲滯，以久留檀島，無大可爲，遂決計赴美，以聯絡彼地華僑，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。行有日矣，一日散步市外，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，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。吾遂一躍登車，彼夫婦不勝詫異，幾疑爲暴客，蓋吾已改裝易服，彼不認識也。予乃曰：「我孫逸仙也。」遂相笑握手。問以何爲而至此。曰：「回國道經此地，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。」予乃趁車同遊，爲之指導，遊畢登舟，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，不日將由此赴美，隨將到英，相見不遠也，遂歡握而別。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，較檀島尤甚，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，橫過美洲大陸，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，沿途所過多處，或留數日，或十數日，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，清政腐敗，非從民族根本改革，無以救亡，而改革之任，人人有責。然而勸者諄諄，聽者終歸藐藐，其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。然美洲各地華僑，多立有洪門會館。洪門者，創設於明朝遺老，起於康熙時代。蓋康熙以前，明朝之忠臣烈士，多欲力圖恢復，誓不臣清，捨生赴義，屢起屢蹶，與虜拚命，然卒不救明朝之亡。迨至康熙之世，清勢已盛，而明朝之忠烈，亦死亡殆盡，二三遺老，見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乃欲以民族主

義之根苗，流傳後代，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，結爲團體，以待後有起者，可藉爲資助也。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。然其事必當極爲祕密，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。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，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，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，皆所當忌，而須嚴爲杜絕者，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，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。以此條件而立會，將以何道而後可，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，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，故洪門之拜會，則以演戲爲之，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。其傳布思想，則以不平之心，復仇之事，導之，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。其口號暗語，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，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，遠而避之者也。其固結團體，則以博愛施之，使彼此手足相顧，患難相扶，此最合夫江湖旅客，無家遊子之需要也。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，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。國內之會黨，常有與官吏衝突，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，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，尙多了解其義者。而海外之會黨，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，其結會之需要，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，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，故反清復明之口語，亦多有不知其義者。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，洪門之人，初亦不明吾旨，予乃反而叩之，反清復明何爲者，彼衆多不能答也。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，而洪門之衆，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，不過爲初期之播種，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，然已

大觸清廷之忌矣。故於甫抵倫敦之時，卽遭使館之陷，幾致不測，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，始能脫險，此則檀島之邂逅，真有天幸存焉。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，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。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歐洲，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，並結交其朝野賢豪，兩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殊多心得。始知徒致國家富強，民權發達，如歐洲列強者，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，是以歐洲志士，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。

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，乃採取民生主義，以與民族民權問題，同時解決，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。時歐洲尙無留學生，又鮮華僑，雖欲爲革命之鼓吹，其道無由。然吾生平所志，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，故不欲久處歐洲，曠廢革命之時日，遂往日本，以其地與中國相近，消息易通，便於籌畫也。抵日本後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、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，乃引至東京相會，一見如舊識，抵掌談天下事，甚痛快也。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，大隈爲外相，犬養爲之運籌，能左右之。後由犬養介紹，曾一見大隈、大石、尾崎等，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。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，如頭山、平岡、秋山、中野、鈴木等，後又識安川、犬塚、久原等。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，先後多有資助，尤以久原、犬塚爲最。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，則有山田兄弟、宮崎兄弟、菊池、萱野等，其爲革

命盡力者，則有副島、寺尾兩博士。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，以識不忘耳。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，不能於此一悉記，當俟之革命黨史也。日本有華僑萬餘人，然其風氣之錮塞，聞革命而生畏者，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。吾黨同人，有往返於橫濱、神戶之間，鼓吹革命主義者，數年之中，而慕義來歸者，不過百數十人而已。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，不及百分之一也。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，其難固已如此，而欲向內地以傳布，其難更可知矣。內地之人，其聞革命排滿之言，而不以爲怪者，只有會黨中人耳。然彼衆皆知識薄弱，團體散漫，憑藉全無，只能望之爲響應，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。由乙未初敗，以至於庚子，此五年之間，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蓋予既遭失敗，則國內之根據，個人之事業，活動之地位，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，皆完全消滅，而海外之鼓吹，又毫無效果。適於其時，有保皇黨發生，爲虎作倀，其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爲尤甚。當此之時，革命前途，黑暗無似，希望幾絕，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，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。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，創辦中國報，以鼓吹革命，命史堅如入長江，以聯絡會黨，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，招待會黨，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，并合於興中會之事也。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，假拳黨以自衛，有殺洋人，圍使館之事發生，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。予以爲時機不可失，乃命鄭士良入惠

州，招集同志以謀發動，而命史堅如入羊城，招集同志以謀響應。籌備將竣，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，希圖從此潛入內地，親率健兒，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。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，船一抵港，卽被香港政府監視，不得登岸，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。乃將惠州發動之責，委之鄭士良，而命楊衢雲、李紀堂、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。予則折回日本，轉渡臺灣，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。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，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，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，許以起事之後，可以相助。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，就地加聘軍官，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，而一面令士良卽日發動，並改原定計畫，不直逼省城，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，多集黨衆，以候予來，乃進行攻取。士良得令，卽日入內地，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，出而攻撲新安、深圳之清兵，盡奪其械，隨而轉戰於龍岡、淡水、永湖、梁化、白芒、花三、多祝等處，所向皆捷，清兵無敢當其鋒者，遂占領新安、大鵬至惠州、平海一帶沿海之地，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，及武器之接濟，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，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，總理伊藤氏，對中國方針，與前內閣大異，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，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効革命軍者，而予潛渡之計畫，乃爲破壞。遂遣山田、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，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。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，已

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。士良連戰月餘，彈藥已盡，而合集之衆，已有萬餘人，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，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，遂立令解散，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，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，惜哉！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。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，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，皆不得當，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，炸發不中，而史堅如被擒遇害，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。堅如聰明好學，真摯懇誠，與陸皓東相若，其才氣英姿，亦與皓東相若，而二人能詩能畫亦相若，皓東沉勇，堅如果毅，皆命世之英才，惜皆以事敗而犧牲，元良沮喪，國士淪亡，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。而二人死節之烈，浩氣英風，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，每一念及，仰止無窮。二公雖死，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，無日或間也。

庚子之役，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。經此失敗而後，回顧中國之人心，已覺與前有別矣。當初次之失敗也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，大逆不道，咒詛謾罵之聲，不絕於耳，吾人足跡所到，凡認識者，幾視爲毒蛇猛獸，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。惟庚子失敗之後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，而有識之士，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，恨其事之不成矣。前後相較，差若天淵。吾人睹此情形，中心快慰，不可言狀，知國人之迷夢，已有漸醒之兆。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，清后帝之出走，議和之賠款九萬萬

兩而後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，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，國勢危急，岌岌不可終日。有志之士，多起救國之思，而革命風潮，自此萌芽矣。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，而赴東求學之士，類多頭腦新潔，志氣不凡，對於革命理想，感受極速，轉瞬成爲風氣。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，皆集中於革命問題。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，被清公使逐出學校。而戢元成、沈虬齋、張溥泉等，則發起國民報，以鼓吹革命。留東學生提倡於先，內地學生附和於後，各省風潮，從此漸作。在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，爲清廷所控，太炎、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，吳亡命歐洲，此案涉及清帝個人，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。清朝以來所未有也。清廷雖認勝，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。於是民氣爲之大壯，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，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，華僑極爲歡迎，其開導華僑風氣，爲力甚大，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。壬寅癸卯之交，安南總督韜美氏，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，以事未能成行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，因往一行。到安南時，適韜美已離任回國，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。在河內時，識有華商黃龍生、甄吉亭、甄璧、楊壽彭、曾齊等，後結爲同志，於欽廉河口等役，盡力甚多。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，予再作環球漫遊，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。過日本時，有廖仲愷夫婦、馬君武、胡毅生、黎仲實等多人來會，表示贊成革命，予乃託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，結爲

團體，以任國事，後同盟會之成立，多有力焉。自惠州失敗，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，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，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，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，其事雖不成，人多壯之。海外華僑，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，故予此次漫遊所到，凡有華僑之處，莫不表示歡迎，較之往昔，大不同矣。乙巳春間，予重至歐洲，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，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，歐近一二年，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，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。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，以號召之，而組織革命團體焉。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，加盟者三十餘人，開第二會於柏林，加盟者二十餘人，開第三會於巴黎，加盟者亦十餘人，開第四會於東京，加盟者數百人，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，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，故闕之也。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，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，故祇以同盟會見稱，後亦以此名著焉。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，予之希望，則爲之開一新紀元，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，爲舉世所非笑唾罵，一敗再敗，而猶冒險猛進者，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。其所以百折不回者，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，昭蘇將盡之國魂，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。及乙巳之秋，集合全國之英俊，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，吾始信革命大業，可及身而成矣。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，而公布於黨員，使之

各回本省，鼓吹革命主義，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。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，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，從此革命風潮，一日千丈，其進步之速，有出人意表者矣。

嘗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，亦多刮目相看。一日，予從南洋往日本，船泊吳淞，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，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，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，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，予略告以實情，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，若已成熟，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，予答以未有把握，遂請彼派員相助，以辦調查聯絡之事。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，派定武官七人，歸予調遣。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，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，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，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。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，皆大歡迎。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，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，秘密會議，策畫進行。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，約同同志之軍人，在教會之日，知會開會，到會者甚衆。聞新軍鎮統張彪，亦改裝潛入，開會時各人演說，大倡革命，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，事遂不能秘密。而湖廣總督張之洞，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，途上與之訂交，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也者，法官以彼亦西人，不之疑也，故內容多爲彼探悉。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，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，或確或否。清廷得報，乃大與法使交涉，法使本不知情也，乃請命於政府，何以處分布加

卑等，政府俯彼勿問，清廷亦無如之何。未幾，法國政府變更，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，遂將布加卑等撤回國。後劉家運等，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。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。同盟會成立未久，發刊民報，鼓吹三民主義，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，自有雜誌以來，可謂成功最著者。其時慕義之士，聞風興起，當仁不讓，獨樹一幟以建義者，踵相接也。其最著者，如徐錫麟、熊成基、秋瑾等是也。丙午萍醴之役，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。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，東京之會員，莫不激昂慷慨，怒髮衝冠，亟思飛渡內地，身臨前敵，與虜拚命。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，稍有緩卻，則多痛哭流淚，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，苦莫甚焉。其雄心義憤，良足嘉尚，獨惜萍鄉一舉，爲會員之自動，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，故臨時無所備，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，已相望於道矣。尋而萍醴之師敗，而劉道一、寧調元、胡英等竟被清吏拿獲，或囚或殺者多人，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。由此而後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，更爲從前所未有，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，亦不能久爲沉默矣。時清廷亦大起恐慌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，將予逐出日本境外。予乃離日本，而與胡漢民、汪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，設機關部於河內，以籌畫進行。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，不得利，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。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，亦不利，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。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，清吏

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，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。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，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，而游說之，以贊成革命。二人皆首肯，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，彼等必反戈相應。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，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，並在安南招集同志，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，擬器械一到，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，爲組織軍隊之用。東興與法屬之芒街，僅隔一河，有橋可達，交通甚爲利便也。滿擬武器一到，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，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，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，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，再加以訓練，養成精銳，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，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，則破竹之勢可成，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。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，忽起風潮，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，爲之破壞，至時防城已破，武器不來，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，並失信於團紳矣。而攻防城之同志，至時不見武器之來，乃轉而逼欽州，冀郭軍之響應，郭見我軍之薄弱，加以他軍爲之制，故不敢來。我軍遂進圍靈山，冀趙軍之響應，趙見郭尙未來，彼亦不敢來。我軍以力薄難進，遂退入十萬大山，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。

欽廉計畫不成之後，予乃親率黃克強、胡漢民，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，襲取鎮南關，

佔領三要塞，收其降卒，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，而會攻龍州。不圖十萬大山之衆，以道遠不能至，遂以百餘衆握據三砲臺，而與龍濟光、陸榮廷等數千之衆，連戰七晝夜，乃退入安南。予過諒山時，爲清偵探所察悉，報告清吏。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，將予放逐出安南，此爲予第六次之失敗也。予於離河內之際，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，以圖集合該地同志，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，以圖進取雲南，以爲吾黨根據之地。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，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，轉戰數月，所向無前，敵人聞而生畏，克強之威名，因以大著。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，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。予抵星洲數月之後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，誅邊防督辦，收其降衆千有餘人，守之，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。時予遠在南洋，又不能再過法境，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，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。不期克強行至半途，被法官疑爲日本人，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，爲清吏所悉，與法政府交涉，乃解之出境。而河口之衆，以指揮無人，失機進取，否則蒙自必爲我有，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，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，其倉皇失措可知也。黃明堂守候月餘，人自爲戰，散漫無紀，而虜四集，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，河口遂不守，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，此爲予第八次之失敗也。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，而往英屬星加坡，到埠之日，爲英官阻難，不准登岸。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，稱：

「此六百餘衆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，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，故送之至此」云。星督答以「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，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，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，而祇視爲亂民，亂民入境，有違本政府之禁例，故不准登岸。」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，後由法屬政府表白：「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，法政府對於兩方會取中立態度，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，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，不能作亂民看待」等語。星政府乃准登岸，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。由黃岡至河口等役，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，先後六次失敗。經此六次之失敗，精衛頗爲失望，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，與虜酋拚命，一擊不中，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，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。同盟會成立之前，其出資以助義軍者，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，此外則無人敢助，亦無人肯助也，自同盟會成立後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。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，張靜江也，傾其巴黎之店所有六七萬元，盡以助餉，其出資勇而摯者，安南提岸之黃景南也，得其一生成積數千元，盡獻之軍用，誠難能可貴也。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、曾錫周、馬培生等三人，各出資數萬，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。予自連遭失敗之後，安南、日本、香港等地，與中國密邇者，皆不能自由居處，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，已完全失卻矣。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，委託於黃克強、胡漢民

二人，而予乃再作漫遊，專任籌款，以接濟革命之進行。後克強、漢民回香港，設南方統籌機關，與趙伯先、倪映典、朱執信、陳炯明、姚雨平等，謀以廣州新軍舉事。運動既熟，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。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，先一日，因小事生起風潮，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，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，至橫枝岡，爲敵截擊，映典中彈被擒，軍中無主，遂以潰散，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。時予適從美東，至三藩市，聞敗而後，則取道檀島，日本而回東方。過日本時，曾潛行登陸，隨爲警察探悉，不准留居，遂由橫濱渡檳榔嶼，約伯先、克強、漢民等來會，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。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，破壞最精銳之機關，失卻最利便之地盤，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，實繁有徒，招待安插，爲力已窮。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，將虞不繼，舉目前途，衆有憂色。詢及將來計畫，莫不唏噓太息，相視無言。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，吾輩之失敗，幾爲舉世所棄，比之今日，其困難實百倍。今日吾輩雖窮，而革命之風潮已盛，華僑之思想已開，從今而後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，無勇氣耳。如果衆志不衰，則財用一層，予當力任設法。時各人親見濱城同志之窮，吾等亡命境地之困，日常之費，每有不給，顧安得餘資，以爲活動。予再三言必可設法，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，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，以接濟某處之同志，免致散去，然後圖集合，而再設機關，以謀進行。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，與各方接洽。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

千元，如事有可爲，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。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，勗以大義，一夕之間，則釀資八千有奇，再令各同志擔任，到各埠分頭勸募，數日之內，已達五六萬元，而遠地更所不計。既有頭批的款，已可分頭進行。計畫既定，予本擬遍遊南洋英荷各屬，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，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，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，南洋島嶼之多，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，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。

到美之日，遍遊各地，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，則多有樂從者矣，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。是役也，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，與彼虜爲最後之一博，事雖不成，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，已震動全球，而國內革命之時勢，實以之造成矣。此爲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。先是陳英士、宋鈍初、譚石屏、居覺生等，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，謀爲廣州應援，廣州既一敗再敗，乃轉謀武漢。武漢新軍，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，革命思想，日日進步，早已成熟。無如清吏防範，亦日以加嚴，而端方調兵入川，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，交端方調遣，所以然者，蓋欲弭患於未然也。然自廣州一役之後，各省已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，而尤以武昌爲甚。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，請彼調兵船入武漢，倘有革命黨起事，則開砲轟擊。時已一日數驚，而孫武

劉公等積極進行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。忽而機關破壞，拿獲三十餘人。時胡英尚在武昌獄中，聞耗，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。而砲兵與工程等營兵士，已多投入革命黨者。聞彼等名冊已被搜獲，明日則必拿人等語，於是迫不及待，爲自存計，熊秉坤首先開鎗發難，而蔡濟民等率衆進攻，開砲轟擊督署。瑞澂聞砲，立逃漢口，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，以庚子條約，一國不能自由行動，乃開領事團會議，初意欲得多數表決，即行開砲攻擊以平之。各國領事對於此事，皆無成見，惟法國領事羅氏，乃予舊交，深悉革命內容。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，則揭蔡吾名，稱予命令而發難者。法領事於會議席上，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，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，決非無意識之暴舉，不能以義和團一例看待，而加干涉也。時領事團領事爲俄國，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，於是各國多贊成之，乃決定不加干涉，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。瑞澂見某領事失約，無所倚恃，乃逃上海。總督一逃，而張彪亦走。清朝方面，已失其統馭之權，秩序大亂矣。然革命黨方面，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，劉公謙讓未遑，上海人員又不能到，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、張振武等，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，然後秩序漸復。厥後黃克強等乃到，此時湘鄂之見已萌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。按武昌之成功，乃成於意外，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，倘瑞澂不逃，則張彪斷不走，而彼之統馭必不失，秩序必不亂也。以當時武昌之新軍，其贊成革

命者之大部分，已由端方調往四川，其尙留武昌者，只砲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。其他留武昌之新軍，尙屬毫無成見者也。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，決冒險以圖功，成敗在所不計，初不意一擊而中也，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。武昌既稍能久支，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，不在武漢之一着，而在各省之響應也。吾黨之士，皆能見及此，故不約而同，各自爲戰，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。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，厥爲上海。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，故漢口一失，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，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，後漢陽一失，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，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，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，較他着尤多也。

武昌起義之次夕，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。十餘日前，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，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，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，故途上無由譯之。是夕抵埠，乃由行李檢出密碼，而譯克強之電，其文曰：「居正從武昌到港，報告新軍必動，請速匯款應急」等語。時予在典華，思無法可得款，隨欲擬電覆之，令勿動，惟時已入夜，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，思慮紛亂，乃止，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，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。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，起後覺饑，先至飯堂用膳，道經迴廊報鋪，便購一報，攜入飯堂閱看，坐下一展報紙，則見電報一段曰：「武昌爲革命黨占領，」

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，已爲之冰釋矣。乃擬電致克強，申說覆電延遲之由，及予以後之行蹤，遂起程赴美東。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，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，親與革命之戰，以快生平，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，不在疆場之上，而在櫛俎之間，所得效力爲更大也，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，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。按當時各國情形，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，機會均等，領土保全，而對於革命，則尙無成見，而美國輿論，則大表同情於我。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，皆有好意。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，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，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。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，則多傾向於清政府，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，皆尙少交際，故其政策無法轉移。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，而其民間志士，不獨表同情於我，且尙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，惟其政府之方針，實在不可測，按之往事，彼曾一次遂予出境，一次拒我之登陸，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。但以庚子條約之後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，要而言之，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：美法二國，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，德俄二國，則當反對革命者也，日本則民間表同情，而其政府反對者也，英國則民間同情，而其政府未定者也。是故吾之外交關鍵，可以舉足輕重，爲我成敗存亡所係者，厥爲英國。倘英國右我，則日本不能爲患矣。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，覓船渡英。道過聖路易城時，購報讀之，則有「武昌

革命軍爲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，擬建共和國體，其首任總統，當屬之孫逸仙」云云。予得此報，於途中格外慎密，避卻一切報館訪員，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。過芝加古時，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。抵紐約時，聞粵中同志圖粵急，城將下，予以欲免流血計，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，勸之獻城歸降，而命同志全其性命，後此目的果達。到英國時，由美人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，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。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，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，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，此兩宗借款，一則已發行債票，收款存備待付者，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。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，停止交付，於未備之款，停止發行債票。乃銀行主幹答以：「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，悉由外務大臣主持，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，不能自由作主也」云云。予於是乃委託維加砲廠總理爲予代表，往與外務大臣磋商，向英政府要求三事：（一）止絕清廷一切借款，（二）制止日本援助清廷，（三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，以便予取道回國。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，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。該主幹曰：「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，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，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。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，乃能開議也。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，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，就近與之磋商可也。」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

盡之義務，已盡於此矣，乃取道法國而東歸，過巴黎，曾往見其朝野之士，皆極表同情於我，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爲最懇摯。予離法國三十餘日，始達上海，時南北和議已開，國體猶尙未定也。當予未到上海之前，中外各報，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，以助革命軍。予甫抵上海之日，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，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，予答之曰：「予不名一錢也，所帶回者，革命之精神耳。革命之目的不達，無和議之可言也。」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，選舉予爲臨時總統。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，乃申令頒布，定國號爲中華民國，改元陽歷，以是年爲中華民國元年。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之志，於斯竟成。

我亦一講中山先生（吳敬恆）

猛進社的各位先生們因中山先生逝世，要大家來說幾句，以表哀悼。他們尤其要尋深知中山先生的，寫一點真切話，不要泛泛的恭維。他們招呼我，要我止把個人的回憶，如何認識中山先生，那一點是我個人最心折的，寫出一二。這種題目，雖出得很貼切，我也很願意寫點出來。但是現在我們正心緒如麻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呢？但是卻不過猛進社諸位好朋友的情，我就胡亂寫幾句罷。把他附在篇幅之後，也算跟着他們諸位在猛進上哀痛着一下。我知道中山先生的姓，是在戊戌以前。彼時我雖已自命爲維新黨，其實傳統的腐敗頭巾氣習，沒有一毫變動。所以什麼申報等等，講到孫文，都要把文字旁也加上三點水，作汶，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。我的意中，也就以爲這位姓孫的，有什麼紅眉毛，綠眼睛，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。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，真是不愧名文。於是再過了五年，經過了孫文在惠州起義等等，身分便大了。我的心中，就不啻他是個綠林豪傑，以爲他確要成功洪秀全第二。但其時我雖然也進了一步，從溫和的維新黨，變了劇烈的維新黨，我終還忘不了要扶持光緒皇帝（我卻不是保皇黨）。覺得那種反叛的事業，做呢未嘗不可做，終像不正當。常想讓

孫汝去做罷，我是不做。因此辛丑的夏天，我正爲劇烈的維新，逃在東京，所與往還的什麼小石川的清華派，如范靜生呀，蔡松坡呀，蔣百里呀，蔣百器呀，又本鄉的大學派，如章仲和呀，吳止欺呀，曹潤田呀，牛込的士官派，如吳綏卿呀，藍天蔚呀，又不定派，如鈕惕生呀，程家樞呀，賤元成呀，又有小弟張溥泉、錢稻孫等，不必細表。當時要算清華派最激烈。他們都與橫濱居住的梁卓如，消息靈通。我看他們是半反賊，我的程度，極要想企及到他們，然而還不敢冒昧的許可。忽有一天聽說應加三點水的孫文，也到了橫濱，正與梁啓超天天談話，他竟敢不贊成梁啓超。梁啓超很笑他海闊天空的說大話。與孫先生往還的，止有程家樞同吳祿貞。程、吳天天上我們家裏來（我與惕生同寓神田區明凌館）談說這種新聞，並且他們要邀鈕惕生同到橫濱去看孫文，惕生要我同去。我說：「我梁啓超還不願去見他，安可竟見孫文？我今天要上上野公園去，我下午六時一定在精養軒候你，同吃夜飯罷。」惕生便與程家樞同赴橫濱，下午六時惕生果然回到了精養軒。我急切問他，孫文究屬是什麼狀貌？他說：「像一個書生，他的氣度溫和端正得很，我生平未見第二人。」我說：「真的麼？」我雖問他，他的心上很相信他，因爲惕生是我們南菁書院的高才生，向不妄語。於是我乃大吃一驚。孫文的資格，便不知不覺，在我心上，躍到洪秀全之上了，疑心他或者夠得上劉秀、鄧禹（這是頭巾語。）然而我畢

竟不願意去見他。再過三年，到了甲辰（西歷一九〇四），我已居英國兩年，我也已經自命爲革命黨了。一天，有一個人敲我的寓門，說是孫逸仙。他問了留學生，才知道我寓址的。我才初見十年中意的孫汶或孫文。他的溫和端正，我是不吃驚的了，我早由我的朋友鈕惕生，在三年前告我。其時他住倫敦西城肯星敦。第二天我去看他，他同我去看他的老師康德黎，在康家吃晚飯，康夫人也厚待得很。孫先生引我去，因爲他馬上要赴美洲，託康先生夫婦緩急招呼我也。

以上是我認識孫先生的歷史。

若說起中山先生，在我心中佩服的，自然太多，分不出最與不最。然我到底是一個書生，猛進社的各位，我也不免止當他們是學者。我起初不滿意孫汶，就因爲他不是科第中人，不是經生文人，並且疑心他不識字，到認識以後，才知道他是手不釋卷。一九〇八，他到倫敦時，似乎旅費甚窘。所以有位朋友曹亞伯，在學生中湊了三四十鎊送他。不料三天以後，我們到他寓裏見他，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，指示我們什麼什麼。我是驚駭他的好學，曹君便以爲他不吃麵包，買那種不急之物，有些不滿意。這是閒話，現且不表。後來我每見他，不是談國事，便是看書，終不談閑天。什麼麻雀下棋，更生平不懂得的了。直到前一月，皮海寰先生也對我說：「孫先生真用功，」他把最新歐美的社

會學說，無不瀏覽。他並說：「儘管學者如汪精衛先生等，事情太多，幾乎像束書不觀，不及孫先生用功。」我當時亦爲之赧然，始更驚異孫先生的好學，竟有學者亦心折之。這就姑且算我所最心折孫先生的一點吧。

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（吳敬恆）

國民黨者，同盟會之放大，同盟會，乃與中會之放大也。中山先生曰：「革命尙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。」是則國民黨乃是成功中國革命之機關，而與中會與同盟會，實爲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個基礎。中山先生雖往，彼之革命事業，尙倚著於國民黨，方須努力而未已。撫今追昔，所謂與中會者如何？所謂同盟會者又如何？既共知國民黨應任「將畢之鉅」，卽亦樂知兩會「作始之簡」，可以感悟於當時之簡陋。中山先生尙貽我等以藍筆之功，豈有因襲中山先生今日美備之主義，與夫盛大之信徒，反致「仍須努力」，謬言無力可努乎？所以殮中山先生於西山之次日，鄭海濱先生授我與中會宣言與章程，及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兩紙，囑我覆刊於任何雜誌與週刊，我急錄副遍送。那兩種故物，雖與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，在思想上說，同一具體而太微，然其內蘊，誠如戴季陶先生所言，「中山先生特殊之精神，固始終一貫，有可尋之絲若迹者也。」惟欲知其言，必論其世，中山先生所處若何之世，彼立與中會時，身與世若何情狀，至同盟會之時又如何？自國民黨之名詞發生，至於今日，彼發揮其主義，得漸臻圓滿，又際如何之世變，皆有待於綜覈之時局，熟研其生平，方不至截取任

何一節之言論（有如在今日忽錄此兩種黨會的故紙之類，）止草草看過。在後世，自然有人焉，反覆展覽滿清亡國史及民國開國史，與夫中山先生年譜之類，融會而通貫之，對於彼之任何文字，皆有相當之了解。在今並世，或漫不加察於前後之世變，及其自身之歷程，將一切文字，止作中山文集讀之，而真價必晦。故我願於刊此兩紙之前，先爲作一簡略之年系，使此兩文之相當價值，易於夾縫中顯見，亦望讀者勿草草止以故紙視之而已。

附中山先生年系

在年系前有當說明者：

（一）中山先生未出世以前，彼所生長之漢族，已爲同洲滿族管領者二百餘年。但洪楊之變，滿族威權，既已墜落。

（二）西方別洲異族，又在彼出世前之二百年中，積漸東侵。西北則俄羅斯帝國甚鴟張，南部葡萄牙等亦紛集，而最勁者則爲英吉利。在中山先生墮地之二十餘年前，鴉片煙戰爭一起，中國開始有洋禍，實則英人侵略世界之帝國主義，已適在其先後，大告成功。故當時俄國等之帝國主義，仍爲自古留遺的未成熟者，惟英人的帝國主義，乃十分圓滿，至今足爲一切帝國主義之總護法者也。

(三)然在中山先生出世前之百年中，適在前數十年法國羅騷等鼓吹之民權主義忽實現。美國先獨立，法國繼之以大革命。雖到中山先生出世前後，什麼意大利統一，比利時獨立，日本維新，皆不脫帝國主義之臭味。其他反帝國主義之無政府主義，共產主義，工會主義，種種社會主義，亦隨着中山先生同做兒童，同臻壯健，至中山先生將瞑目之先，竟使我之舊敵俄羅斯，變爲反帝國主義之領袖者，世變之急，如是如是。

因此三條之世變，遂使中山先生初不屑驟摧朽腐之滿洲，惟望革新而制夷。從外知徒然革新，若止效法意比日本，適落帝國主義之漩渦，而以暴易暴。於是知圖徹底之改革，非與世界反帝國主義者攜手，自帝國主義之軍閥倒起，倒至帝國主義之最大護法，革命方算成功，此則中山先生易箴時，一切宣言大綱等，燦然明備之所由留遺也。

丙寅

清同治五年，西一八六六，中山先生一歲。

生於是年十月六日，在香港縣之鄉間（別傳作七日誤。）洪楊軍被銷滅才三年，英法聯軍入北京，焚燬圓明園，剛過六年。

丁卯

清同治六年，西一八六七，二歲。

戊辰

七年，西一八六八，三歲。

己巳

八年，西一八六九，四歲。

庚午

九年，西一八七〇，五歲。

普法戰爭，法國最後共和成立。

辛未

十年，西一八七一，六歲。

壬申

十一年，西一八七二，七歲。

癸酉

十二年，西一八七三，八歲。

甲戌

十三年，西一八七四，九歲。

乙亥

清光緒元年，西一八七五，十歲。

丙子

二年，西一八七六，十一歲。

丁丑

三年，西一八七七，十二歲。

以前曾從美教士克爾習英語。

戊寅

四年，西一八七八，十三歲。

入其叔所設之私塾，聞聽洪楊故事，潛抱革命大志，旋赴夏威夷耶教學校。

己卯

五年，西一八七九，十四歲。

庚辰

六年，西一八八〇，十五歲。

辛巳

七年，西一八八一，十六歲。

由夏威夷回國，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。在校識鄧士良、弼臣，與談革命，士良悅服。

壬午

八年，西一八八二，十七歲。

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。又識陳少白、尤少紈、楊鶴齡、陸皓東。與陳尤、楊、昕夕談革命，港澳間親

友，呼爲「四大寇」。

癸未

九年，西一八八三，十八歲。

甲申

十年，西一八八四，十九歲。

是年中法啓釁於廣西安南間。

乙酉

十一年，西一八八五，二十歲。

自傳曰，「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，始決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之志。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，借

醫術爲入世之媒。」據此，先生畢業香港醫校，懸壺澳門廣州，在此年也。

丙戌

十二年，西一八八六，二十一歲。

丁亥

十三年，西一八八七，二十二歲。

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，誤也。

戊子

十四年，西一八八八，二十三歲。

己丑

十五年，西一八八九，二十四歲。

庚寅

十六年，西一八九〇，二十五歲。

辛卯

十七年，西一八九一，二十六歲。

壬辰

十八年，西一八九二，二十七歲。

癸巳

十九年，西一八九三，二十八歲。

自傳曰：「及余卒業之後，懸壺於澳門廣州兩地，爲革命運動之開始，時鄧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。予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。」又別傳云：「中日交戰前，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，由海路入北京。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，陳說大

計，勸李革命，李以年耄辭。據以上兩說，先生遊武漢及京津，但知在甲午前，未能定在何年，總之自二十歲至二十八歲，除遊武漢津外，終在澳門及廣州運動革命。自傳所謂「借醫術爲入世之媒，十年如一日」者，卽指此等年也。

甲午

清光緒二十年，西一八九四，二十九歲。

是年七月一日，中日開始宣戰。自傳曰：「至甲午中東戰起，以爲時機可乘，乃赴檀島美洲。」出洋後，郵上李鴻章一書，所以知其郵上者，因書中有「文於回華後……」云云也。郵書必在八月，因是年九月十月分之上海萬國公報，已登該書矣。又此書首言「竊文籍隸粵東，世居香邑，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」云云，若甲午前，曾深夜晤李於私邸，必不作此開端。則別傳冒險晤李之說，必係傳聞之誤。其書又云：「文生二十有八年矣。」乃以西法計算。

在檀島創立興中會（該會宣言及章程見後。）應者寥寥，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。

乙未

清光緒二十一年，西一八九五，三十歲。

清兵既敗，人心憤激，上海同志朱躍如函促歸國，乃偕鄧蔭南等三五人同歸。開乾亨行於香港，鄧蔭南、楊衢雲、黃詠商、陳少白主之，設農會於廣州，陸皓東、鄭士良與歐美技師，及將校數人助之，先

生則往來兩地。九月九日，因運械不慎，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，事機乃洩。陸皓東與丘四朱貴全死之。被捕七十餘人，程璧光之兄奎光與焉，殞死獄中。此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敗後十餘日，先生從間道至香港，與鄭士良、陳少白同至橫濱，少白留日，士良回華，先生再去檀島。

康有爲者，長先生數歲，甲午以前，名祖詒，止以談公羊，作孔子改制考等，稱怪於八股士人中。（彼舊長髯，自號長素，即比素王爲長，取賢於孔丘之義。後乃割鬚尊孔，便於保皇，已非其本來面目矣。）甲午中舉人。乙未與其徒梁啓超（梁中舉在其師前）同在北京會試。康草一書，論改革救亡，遍傳各會館簽名，即所謂公車上書是也。是年康中進士，康之活動於政治舞臺，自此上書始。

自此年始，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，謀亂如洪秀全。官書報紙皆稱「孫汶」，視與強盜囚徒相等。康有爲則舊日險怪之名頓銷，羣目爲愛國志士。

丙申

清光緒二十二年，西一八九六，三十一歲。

先生在檀島，推廣與中會，進行遲滯。乃至美洲住有華人各處運動，惟美洲華僑之風氣閉塞，比檀島尤甚，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，然已大觸清廷之忌。陰歷八月由美至英，遂爲英使館誘拘，欲私送回國。幸在檀島渡美時，遇見香港醫校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，知其倫敦居

處。先生在使館賄侍者，投書康氏，康氏乃爲之發布於報紙，促英政府之注意。英政府乃強公使龔照璠釋出。（龔照璠，有人作龔照瑗，誤也。照璠曾爲上海道，後充駐英使者。照璠乃其弟，中日戰爭時在旅順失機下獄，幾死。）先生被困英使館，乃光緒二十二年之事，別傳繫之於二十三年後，亦誤。此事有先生自著之英文英使館被難記，亦有譯本，其所譯之姓名亦有誤。最近曾爲荷蘭公使之吳宗濂，當時彼爲龔使隨員，實與龔姪今內務部總長龔心湛，同奔走於偵探，及預備雇船，解送先生回國等事。吳有隨轅筆記，曾記此事。今錄吳記中記事一通於下，略窺當時官樣文章，亦一趣聞也。

吳記云：「光緒二十二年七月，准出使美日祕國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：「粵東要犯孫文，謀亂發覺，潛逃赴美，奉總署電令，確查該犯行蹤，並飭電知龔星使，援香港緬甸交犯約，轉懇英國代拿」等因，並附節略，敘其面貌，年歲，籍貫。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：「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時，即華八月十七日，由紐約搭船，至英國黎花浦海口登岸」等語。時星使臥病已久，神志甚清，當遣參贊馬格里（英人）婉詢英外部，擬援香港緬甸交犯約，請拿該犯。外部答以：「二約只能行於香港緬甸，不能施之他處。」設使代拿，必爲刑司駁阻。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湛，乃雇包探赴黎花浦守候。旋據該探密報：「孫文剪髮作洋裝，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。即日乘火車至倫敦，下榻客店，有二西人隨

行，九月初四日，孫文行經使署之門，遇學生宋芝田（學生者，使館學生也。）詢其：「有無粵人在署？」宋曰：「有之。」孫即請見，乃進署門，入廳事，四等翻譯官鄧琴齋、刺史廷鏗、粵產也，遂與接談。該犯以異地遇同鄉，分外愜意，自言姓陳，號載之。繼出金表，以觀時刻，刺史索觀，則鑄有英文拚切之孫字，刺史恍然，然不動聲色。孫約翌日再來，同赴海口探望，刺史欣諾。孫既去，急密告仙舟，轉稟星使。星使與馬格里、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，皆曰：「可拿。」初五日午前，孫果貿貿然來。飯後，鄧刺史請孫登樓，先至首層，觀星憲之會客廳，簽押房，繼至二層，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，坐談良久。適馬參贊到，刺史遂告孫曰：「君能再上一層，枉顧弟房乎？」孫曰：「甚好，」遂隨刺史拾級而升。馬參贊在前引導，先至預備之空房內，作開門待客狀。鄧指曰：「此即弟房，請君先入。」孫剛涉足，錯愕間，馬參贊即將房門關閉，告曰：「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密電，捉拿要犯孫文，爾即是也。既經至此，請暫留一日一夜，靜候總署回電。」孫見已識破，無可如何，唯唯應命。星使遂飭鄧刺史、武弁車煥章、謝邦清、造袍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，日夜輪守。初七日接總署回電，力囑：「慎密辦理，不可為英所知，致被反噬。應如何措手，悉聽主裁。」初八日，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，言：「惟有專雇一船，徑解粵省，否則只可釋放，派密探跟，窮其所往，請示祇遵。」此電去後，總署無復。十三日，星使又發電云：「釋放宜早，免

有痕跡，」仍無復電。時署已有人日夜守伺。十六日，英國格羅字報忽刊此事，不直使署所爲。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，鄧刺史力辨其無。馬參贊直認不諱。翌晨，各報刊布，指爲使署拐騙監禁，譁然已起。甚有以使署房屋繪圖畫者，亦有以此事標題，特印大字告白，兜銷報章者。使署門口，自朝至於中日晨，聚衆至百數。英外部沙侯聞此消息，卽東請參贊去，婉告曰：「中英交犯約，曾經前大臣議而未成，刻卽無約可援，如解犯潛過英地，殊與公例不符，宜將孫文卽日釋放。」馬參贊諾諾連聲而退，急卽回稟星使。不移時而外部總辦，及巡捕頭，果皆戾止，索領孫文。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，交該總辦及巡捕頭，由後門坐車而去，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。是夜各報刊有孫文對答之辭，殊形荒謬。據謂：「鄧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，運至船上，或先行毒死，解華戮屍。」此蓋該犯臆造，藉以駭人聽聞也。西國久無此等刑法，見此數語，益笑中國之教化全無。十八日，接總署覆電，內稱：「雇船解粵甚是，電款六千餘鎊，卽令匯豐撥解等因。」惜其時孫文已爲英廷索去，無可挽留，當卽據實電覆。十九日，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來信，內言：「孫文起初幾次着伊送信，優給金錢，伊皆一律呈馬格里參贊，未得分毫獎賞。嗣孫復許酬英金五百鎊，送一密信，并囑其事後離開使署，隨孫度日，故伊甘冒不法，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（卽康德黎）門森兩英醫，兩英醫因卽在外設法，派人伺守，並報外部及巡捕房。各報

聞之，遂亦附和作不平鳴，致貴署不得不將孫文釋放，曷勝悵。馬參贊當時恫嚇，謂如有走漏風聲，當送官嚴辦，余是以着實供明，聽候懲治」云云。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，馬參贊無計可施，徒形憤憤。各報議論紛如，痛斥馬參贊，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。而孫則致函日報，遍謝英廷、英報、英民，文過飾非，傾動衆聽。英國議員之不明事理者，且舉以詰責政府，擬請轉令使館，不得再用馬格里。幸沙侯相顧全大體，片言解紛；星使又無所聞見，得以怡然養病；更幸外部允照星憲照會中所請各節，移知香港總督，「嚴查不法，以戢亂謀，而杜後患。」即日由星憲咨報總署，此案遂結。然傳遞密信之奸僕，以孫文所酬止有英金二十五鎊，控諸刑司，又不得直，至今迄不甘服。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，不敢回華，以身試法，故輾轉竄匿，溷跡東瀛。而我中國東南半壁，即藉此得以謐安，則我星憲龔公之一紙公文，保全者誠大而遠哉！粵民有知，尙其鑄像以祝也可。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 吳宗濂追識於漢皋鐵路局之牟隱廬。」

吳挹青先生雖詞氣不大客套，然知孫文回華，東南半壁，不得謐安，不可不謂能識英雄於未遇時。我們在公園社稷壇大殿，見龔仙舟先生代表段執政對疆臥之孫文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想見其得意。然畢竟吏部尙書變了內務部總長，頭銜不華貴了許多，還是孫文作祟，一笑。

先生見釋後，即客居英倫。

是年，國內在四五月間，康有爲歡動了張之洞，立起了一個強學會。然因發刊一強學報，上題孔子降生二千幾百幾十年，張之洞駭得屁滾尿流，連夜禁止發行。七月間，康之弟子梁啓超、麥孟華、徐勤等始出時務報於上海。時人大歡迎梁啓超之名，始叫國人認識。

丁酉

清光緒二十三年，西一八九七，三十二歲。

先生仍居英倫。

梁啓超之時務報，益風行於時，尤令時人愛讀者，未附李維格所譯之福爾摩斯偵探案，莫不詫爲新奇。

是年北洋學堂已開，總辦王修植，一通品之翰林，與候補道嚴復、孫寶琦等在天津候家坡後妓寮煙榻上，縱談中西學問及時事。其後杭州夏曾佑亦在津主育才學堂，與嚴復等言周秦學術。嚴復復譯赫胥黎天演論，在國聞雜誌登之，與時務報南北互應。國中所謂維新黨者，因而日多一日。是年秋間，上海亦開南洋公學（其時名師範學堂）。張敬甫作「警警警」歌，俾師生朔望謁孔歌之，亦羣目爲怪。冬間，康有爲忽潛入北京運動，朝士略有往還者，而多數皆目爲妖異。余在天津北洋學堂

教國文，十二月十七日，年假入京，余偕廉南湖、陶欣皆同至米市胡同南海館與康談話，論除三害：八股、洋煙、小脚。然自此以後，直至於今，余未與康氏遇見一次。可笑章炳麟之章氏文鈔中亂說我拜康爲師。大約章氏之年太少，與世人相見又晚，彼在丁酉，尙非師康不可，故疑人必師康也。時人知章之名，乃在庚子年，據彼自說：「在時務報館，曾揮拳擊梁啓超一掌，」所以中山先生死後，段祺瑞在國務會議席上欲認孫，中山有提倡革命之功，席上有人偏說：「提倡革命，章太炎還早。」然今細按年月日，中山先生乙未舉事，丙申拘入英使館，則章太炎者何在？

戊戌

清光緒二十四年，西一八九八，三十三歲。

先生仍居英倫。

是年，爲康梁大出風頭之年，卽有名之戊戌政變是也。余四月前在天津，尙聞康有爲將被逐。余則因學生罵皇帝爲公奴僕，不善其說，遂下至南洋公學爲學長。六月，忽在報紙每早見維新之上諭，雪片而下，事後聞同時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上諭，乃康有爲在南海館用客人之名片，而反面寫好遞入，光緒照抄。後被西太后在光緒處檢得，故憤怒尤甚。禮部尙書懷塔布，卽現時黎元洪東廠胡同之宅主，其母係西后長親，入宮作膚受之懣，西后遂重新聽政，戮譚嗣同等六人。八月，新政告畢，梁啓

超逃日本，作清議報，罵西后。康有爲遂去南洋，立保皇黨。然「保中國，不保大清。」又自誇華僑信從之衆，乃言「雖無土地，卻有人民。」決不及現在之忠貞也。

是年冬，北洋學堂派六人，南洋公學與廣方言館亦各派六人，湖北武備學堂又派若干人，皆去日本，日本有中國留學生自此始。歐美除華僑與使館，偶有少數學生西去外，美國童生一百，歐之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二三十人，皆派於光緒初年。此時歐洲甚少留學生，故先生自傳亦云：「兩年之中，歐洲尙無學生也。」

己亥

清光緒二十五年，西一八九九，三十四歲。

不知在去年之末，抑本年之初，因在英倫曠廢革命之時日，故在日本，始與犬養毅、宮崎行藏相見。其時日本雖有華僑萬餘人，附和排滿革命說者，止得百數十人。自傳云：「自乙未初敗，以至於庚子，此五年之間，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……適其時有保皇黨發生，爲虎作倀，其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爲尤甚。」今知先生所感痛苦，實如當時之人心。何明明我輩亦皆直梁啓超而笑孫文，必至庚子以後乃覺悟也。但先生死時之情形，仍如曩昔。反對之者，進步黨甚於北洋派，自己之國民黨尤甚於進步黨也。先生果「大砲」乎哉！抑所謂先覺歟，止能異日論定矣。

是年，梁啓超之清議報，且用日本學生打邊鼓。大吹大鬧，甚觸清廷之忌。

庚子

清光緒二十六年，西一九〇〇，三十五歲。

先生前四年至日本後，即派陳少白、史堅如、鄭士良等至香港、長江等處活動。香港發刊中國日報，長江閩粵之會黨，皆併合於興中會。

秋間，北方義和團起後，先生擬入粵起事，至香港不得登岸，謀從臺灣趨惠州，亦不可得。鄭世良在惠州稱兵，初甚得手，即有名之惠州大發動也。後以無援而敗，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殉焉。旋史堅如在廣州謀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，炸發不中，被擒，爲南海縣官裴景福所殺。

去年除夕，西后突命端王載漪之子爲大阿哥（即太子），爲上海商人經元善等所反對，未能即行廢立，故西后與端王皆恨新黨入骨，遷怒及於洋人。適有義和團以鎗砲不能轟傷自誇，西后信之，決計使之扶清滅洋。七月，攻圍東交民巷使館，遂引八國聯軍進京，西后母子遁西安，賠款四百五十兆兩，盡毀東交民巷居，作爲使館界，才算免卻瓜分。義和團方起之時，八月初，唐才常等至武昌舉事，爲張之洞所覺，擒殺多人，皆日本學生。安徽之大通、秦、力山等響應，亦不成。

嚴復避聯軍南下至上海，開保國會，開會之日，有人當衆忽剪去其髮辮，即所謂章炳麟是也。章

爲時人所知始此。

辛丑

清光緒二十七年，西一九〇一，三十六歲。

先生居日本橫濱，其時與梁啓超同爲失敗之人，故時時相見，然議終不能合，惟自義和團一起，國人恨西后者日多。唐才常舉事被戮，史堅如炸官被殺，空前之惠州革命，亦爲世人所重。自傳云：「嘗初次之革命也（指乙未），舉國輿論，莫不目余爲亂臣賊子，大逆不道。咒詛謾罵之聲，不絕於耳……惟庚子失敗以後（指惠州），則鮮聞人之惡聲相加。」當時情形，千真萬確。余三月去東京，五六月間，鈕惕生偕吳祿貞、程家樞去橫濱晤先生，我雖未以爲甚合，卻認見見亦不妨也。及聞惕生言彼氣度如何之好，我始驚異。

是年梁啓超另刊新民叢報。

冬間，陶模欲設廣東大學堂及武備學堂，余與惕生同去粵，代草章程。其時胡展堂方爲嶺南報主筆，爲述史堅如如何烈死，同深太息，彼亦未與先生相遇也。

壬寅

清光緒二十八年，西一九〇二，三十七歲。

先生在日本。

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

五月，留學生入使館與公使蔡鈞爭鬧，余與孫道毅以擾亂治安罪名被逐歸。十一月，南洋公學全體罷課，另立愛國學社。

癸卯

清光緒二十九年，西一九〇三，三十八歲。

先生從日本至安南。

上海愛國社教員學生，始於正月間在張園演說革命。余與蔡子民、徐競吾等屢被巡捕房傳詢。惟每次皆言倘不藏軍火，必予保護，不聽華官捕人。然至閏五月傳章炳麟等去，遂不釋。章後在看守所函囑鄒容、龍積之到案，亦被繫。最後未交華官，卻分別禁西牢者兩三年，時人所知蘇報案是也。其實蘇報之實際主筆，則爲今日司法兼教育總長之章行嚴先生，自傳云：「在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藉蘇報以鼓吹革命，實未盡合。其事當別有記載，今不說。」

甲辰

清光緒三十年，西一九〇四，三十九歲。

先生從安南去日本，旋赴檀島美洲，且去歐洲。自傳云：自惠州失敗後，……舉義者，在粵有李紀堂、洪全福之事，在湘則有黃克強、馬福益之事。李洪之事，吾不知其確期，馬福益被殺，則在本年也。

乙巳

清光緒三十一年，西一九〇五，四十歲。

先生至歐洲。自傳云：「乙巳春間，予重至歐洲，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。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，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之思潮之陶冶，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。（歐洲有留學生，自一九〇二始。恆於一九〇三之八月至英，英止有南洋公學學生數人。聞法、比、德皆有湖北張之洞之學生派往。）予於是乃揭發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、五權憲法，以號召之，而組織革命團體焉。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，加盟者三十餘人；開第二會於柏林，加盟者二十餘人；開第三會於巴黎，加盟者亦十餘人。」按自傳雖接敘東京之同盟會爲第四會，然在歐所集之三會，其名仍爲與中會也。集此三會時，有一小小佳話。即在柏林之十餘人中，有王發科者，湖北學生。彼加盟於中山先生之與中會後，有一滿洲學生告之曰：「我將通信內國，撤汝之官費，取汝之性命。」王大窘，允私隨先生至巴黎設法。至巴黎後，尋同鄉學生湯蘊銘相商。湯亦新加盟，聞之色沮，遂偕王共候於先生所居之旅館外，伺先生出門，以朋友名義，直入先生之房，創其皮包，取加盟之名冊出，共趨駐法使館，向公使孫寶琦涕泣自承。孫時號關通，乃不直湯王所爲，且恐又生倫敦使館之同樣笑話也，揮湯王使起立，斥之曰：「速返名冊於孫文，否則我嘗先撤爾等之官費，遲或孫文亦訴法警，將逮汝等。」湯王大悟，急返先生寓，又涕泣自承創包，先生溫言慰之。後南京政府成立，先生反以海軍次長任湯，冀其不搗

亂也。先生由法赴英，彼訪我寓所，爲我與中山先生相見之始。（已載猛進第三期中，惟作彼文時，誤計年月爲甲辰一九〇四。）彼雖介紹我同去康德黎家吃飯，殷殷相待，我亦口談革命，然彼未欲我加盟，且知英國學生亦無可加盟者，先生蓋灼見我等程度未到也。

夏間，道由美去日本，其秋則空前之同盟會，遂出現於東京。自傳云：「及乙巳之秋，集合全國之英後，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，吾始信革命大業，可及身而成矣。」想見先生之滿意。於是空前之革命報，所謂民報亦出世。民報最有名之人物，卽汪精衛、胡漢民是也。胡於一九〇三，以速成師範入東京宏文學院。汪則又後一二年，由官派至東京習法政。當革命未成功，人皆以多盡義務爲尙。故當時汪胡以少數人獨向先生多盡力，人豔稱相得之益彰，以爲學生無先生不醒，先生無汪胡不盛。迨略有基礎，實則革命尙未成功，而權利義務，已夾雜縈繞，雖仍以舊同志盡向來之義務，亦有少數包圍之嫌矣。此所以古今之革命，多敗於垂成也。然反言之，以「共患難易，共富貴難」之原理播弄於人間，反革命派之容易倒敗，亦幸而其同惡之程度，也不堅強，所以少積時日，卽倒敗隨之。有如昔之津呀保呀，今之安呀福呀，皆互相水火，足令他人流連慨嘆，同一理也。

當日先生在倫敦，不與予言加盟之事，想見余之頭巾氣，足以隱拒先生於千里之外。予之入

盟會也，在是年之冬，由曹亞伯自東京來，向予提議，出盟書見示，有「當天發誓……平均地權」等語，余大笑，且作惡。揚言曰：「我輩革命，則革命耳，豈亦學康有爲造作富有票之所爲？」曹瞠目無如我何。忽同座孫鴻哲徐冷語曰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」先生亦嘗聞其說乎？余已先書此盟書矣。恆聞言大詫，頓卽大悟，立書盟詞一紙給曹君。自此予乃打破士式之觀念，至今竊笑梁啓超等之狼狽周章，無他，皆頭巾誤之而已。余今爲此言者，正因與中會、同盟會印物兩件，粗讀皆不甚高明，故不恤開罪許多好朋友，在其轉載之前，反復說明，亦欲讀者勿草草看過而已。先生年系，亦暫止於此，因余作年系，僅欲爲與中會、同盟會兩印物，說其當時環境之因緣，非敢草率爲先生作年譜也。錯誤之處必多，幸知者正之。

（甲）與中會

與中會宣言

中國積弱，至今極矣，上則因循苟且，粉飾虛張，下則蒙昧無知，鮮能遠慮。堂堂華國，不齒於列強，濟濟衣冠，被輕於異族。有志之士，能不痛心？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，數萬里土地之饒，本可發憤爲雄，無敵於天下。乃以政治不修，綱維敗壞，朝廷則鬻爵賣官，公然賄賂，官府則刮民括地，暴過虎

狠，盜賊橫行，饑饉交集，哀鴻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嗚呼慘矣！方今強鄰環列，虎視鷹瞵，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，物產之多，蠶食鯨吞，已見效於接踵，瓜分豆剖，實堪慮於目前，嗚呼危哉！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，拯斯民於水火，扶大廈之將傾，庶我子子孫孫，或免奴隸他族。用特集志士以與中，協賢豪而共濟。切仰諸同志，盡自勉旃！

與中會章程

(一)會名宜正也。本會名曰與中會，總會設在中國，分會設各地。

(二)本旨宜明也。本會之設，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，講求富強之學，以振興中華，維持團體起見。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，網維日壞，強鄰輕侮百姓，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，祇圖目前之私，不顧長久大局。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，則子子孫孫，世爲奴隸。身家性命且不保，急莫急於此，私莫私於此，而舉國憤憤，無人悟之，無人挽之，此禍豈能倖免？倘不及早維持，乘時發憤，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，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，從以淪亡，由茲泯滅，是誰之咎？識時賢者能無責乎？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，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，化民成俗之經，力爲推廣，曉諭愚蒙，使舉國之人，皆能通曉。聯智愚爲一心，合遐邇爲一德。羣策羣力，投大遺艱，則中國雖危，庶可救挽，所謂「民爲邦本，本固邦寧」也。

(三)志向宜定也：本會擬辦之事，務須利國益民者，方能行之，如設報館以開風氣，立學校以育人才，興大利以厚民生，除積弊以培國脈等，皆唯力是視，逐漸舉行，以期上匡國家，以臻隆治，下維黎庶，以絕苛殘，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，各得其所，方為滿志。倘有藉端舞弊，結黨行私，或畛域互分，彼此歧視，皆非本會志向，宜痛絕之，以昭大公，而杜流弊。

(四)人員宜得也：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，務擇品學兼優，才能通達者，推一人為總辦，一人為幫辦，一人為管庫，一人司華文之案，一人司洋文之案，十人為董事，以司會中事務，凡舉辦一事，必齊集會員五人，董事十人，公議妥善，然後施行。

(五)交友宜擇也：本會收接會友，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，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，確具忠義，有心愛戴中國，肯為其父母邦竭力，維持中國，以臻強盛之地，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。必要當眾自承其甘願入會，一心一德，矢信矢忠，共挽中國危局。樂填名冊，並即繳會底銀五元，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，以昭信守，是為會友。若各處支會，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，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，取到憑照，然後交換。

(六)支會宜廣也：四方有志之士，皆可仿照章程，隨處自行立會，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。無論會友多至幾何，皆須合而為一。又凡每處新立一會，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，方算成會。其成會之

初，所有繳底領照各事，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爲轉達總會，待總會給照認妥，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。

(七)人才宜集也：本會需材孔亟，會友散處四方，自當隨時隨地，物色賢材，無論中外人士，倘有心益世，肯爲中國盡力，皆得收於會中。待將來用人，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，以資臂助。故今日謹爲搜集，乃各會之職司也。

(八)款項宜籌也：本會所理各事，事體重大，需款浩繁，故特設銀會，以資鉅集，用濟公家之急，兼爲股友生財捷徑，一舉兩得，誠善舉也。各會友好義急公，自能惟力是視，集腋成裘，以助一臂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：每股科銀十元，認一股至萬股，皆隨所便，所科股銀，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，發給收條據，將銀暫存銀行，待總會收股時，卽彙寄至總會收入，發給銀會股票，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。開會之日，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。此於公私皆有裨益，各友咸具愛國之誠，當踴躍從事，比之捐頂子，買翎枝，有去無還，洵隔天壤，且十可圖百，萬可圖億，利莫大焉，機不可失也。

(九)公所宜設也：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，爲會員辦公之處，及使各友時到敍談，講求與中良法，討論當今時事，考究各國政治，各抒己見，互勉進益，不得在此博奕遊戲，暨行一切無益之事。其經費

由會友按數捐支。

(十)變通宜善也：以上各款，爲本會開辦之大綱，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。至於詳細節目，各有所宜，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，別立規條，務盡妥善。

(乙)同盟會

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

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，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，布告國民：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，滌二百六十年之膾腥，復四千年之祖國，謀四萬萬人之福祉，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，凡我國民，皆當引爲己責者也。維我中國開國以來，以中國人治中國，雖間有異族篡據，我祖我宗，常能驅除光復，以貽後人。今漢人倡率義師，殄除胡虜，此爲上繼先人遺烈。大義所在，凡我漢人，當無不曉然。惟前代革命，如有明及太平天國，祇以驅除光復自任，此外無所轉移。我等今日與前代殊，於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之外，國體民生，尙當變更，雖經緯萬端，要其一貫之精神，則爲自由平等博愛，故前代爲英雄革命，今日爲國民革命。所謂國民革命者，一國之人，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，即皆負革命之責任，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。自今以往，國民之責任，即軍政府之責任。

軍政府之功，即國民之功。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，以盡責任。用特披露腹心，以今日革命之大經，暨將來治國之大本，布告天下：

(一)驅除韃虜。今之滿洲，本塞外東胡，昔在明朝，屢爲邊患。後中國多事，長驅入關，滅我中國，迫我漢人爲其奴隸，有不從者，殺戮億萬。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，二百六十年於斯。滿洲政府窮凶極惡，今已貫盈，義師所指，覆彼政府，還我主權。其滿洲漢軍人等，如悔悟來降者，免其罪。敢有抵抗，殺無赦。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，亦如之。

(二)恢復中華。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，中國之政治，中國人任之。驅除韃虜之後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。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，天下共擊之。

(三)建立民國。今者由平等革命，以建立民國政府。凡爲國民皆平等，皆有參政權。大總統由國民共舉。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。制定中華民國憲法，人人共守。敢有帝制自爲者，天下共擊之。

(四)平均地權。文明之福祉，國民平等以享之。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，核定天下地價，其現有之地價，仍屬原主。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，則歸於國家，爲國民所共享。肇造社會的國

家，俾家給人足。四海之內，無一夫不獲其所，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，與衆棄之。

右四綱，其處分之序，則分三期：第一期爲軍法之治。義師既起，各地反正，土地人民，新脫滿洲之羈絆，臨敵者宜同仇敵愾，內輯族人，外禦寇仇，軍隊與人民，同受治於軍法之下。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，人民供軍隊之需要，及不妨其安寧。既破敵者，及未破敵之地方行政，軍政府總攝之，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。如政府之壓制，官吏之貪婪，差役之勒索，刑罰之殘酷，抽捐之橫暴，辮髮之屈辱，與滿洲勢力，同時斬絕。風俗之害，如奴婢之畜養，纏足之殘忍，鴉片之流毒，風水之阻害，亦一切禁止。每一縣以三年爲限。其未及三年，已有成效者，皆解軍法，布約法。第二期爲約法之治，每縣既解軍法之後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，歸之其地之人民。地方議會議員，及地方行政官，皆由人民選舉。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，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，悉規定於約法，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。有違法者，負其責任。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，始解約法，布憲法。第三期爲憲法之治。全國行約法六年後，制定憲法。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，國民公舉大總統，及公舉議員，以組織國會。一國之政事，依法中之。此三期，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。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，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。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，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。俾我國

民循序以進，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。中華民國之根本，皆於是乎在焉。

以上爲綱有四，其序有三。軍政府爲國戮力，矢信矢忠，終始不渝。尤深信我國民必須踴躍堅忍，共成大業。漢族神靈，久耀於四海，比遭邦家多難，困苦百折。今際光復時代，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，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，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，一切平等，無有貴賤之差，貧富之別，休戚與共，患難相救，同心同德，以衛國保種自任。戰士不愛其命，閭閻不惜其力，卽革命可成，令政可立，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

(95224)

中學國文補充
讀本第一集

中山先生傳記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壹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選輯者

主編者

發行人

印刷所

發行所

蔡

丁

王

張

王

商

南

雲

雲

雲

雲

雲

橋

音

五

岫

五

岫

*E三八〇三

(本書校對者程選公)

